

随笔

寻访李叔同旧居

韩浩月

去过许多次天津,但没有去李叔同的故居看过,这点儿不应该。读过作家汪兆骞先生写的《李叔同传》,得知李叔同故居有房近百间,占地面积1400平方米,是座豪宅,李叔同在出家成为弘一法师之前,在这里住了16年,享尽了“衣来伸手、饭来张口”的公子哥儿日子。

汪兆骞小时候在由大佛寺改成的天津第二十六小学就读,出校门往北,走不了一箭之地就是位于粮店后街六十号的李叔同故居。按照汪兆骞的描述,李叔同故居门口高悬“进士第”大匾,院落呈“田”字形,有精巧的垂花门、游廊、园林。语文老师时常会带着学生们到大院里上课,那时李叔同少年时的一些遗物尚在。

弘一法师真正意义上的出门远行,是1898年离开天津,在妻子与母亲的陪伴下前往十里洋场上海,在上海李叔同编报纸、搞篆刻、写音乐,由于长兄文熙从家产中拨出30万元给他,所以他从未为生计发愁,可以轻松开启他有声有色的名士生涯。

回想起来,看弘一法师旧居之地最多的地方,竟然是泉州,每次去泉州,都能看到一个不一样的弘一法师旧居。在华表山南麓的草庵,弘一法师晚年在泉州度过,从他出家到圆寂,这24年间,有14年居住于闽南的寺院,草庵便是其中一座。喜欢题字的弘一法师,他足迹与笔迹所到之处,无不会成为他的主场,他的字气场太强大,在草庵,弘一法师的手迹以雕刻在摩尼佛雕像前两根石柱上的对联最为显眼:“草积不除,便觉眼前生意满;庵门常掩,勿忘世上苦人多。”

在位于泉州老城的“小山丛竹”,有一间大小不过几平方米的简陋房子,据说是按照弘一法师圆寂前的居室原样复制的“晚晴室”。那是一间小小的卧室,仅有一张床、一张小桌子,一只凳子、一个箱子,简朴到令人动容。想想李叔同出家前春风得意的翩翩才子形象,再看看眼前的“萧条而枯索,寂寞而荒寒”,很是能让人内心安静。我在那所旧居门前久久站立,不愿离去,觉得整个人正处于一条无形的时间瀑布当中,接受一番洗礼。

弘一法师离开故乡天津后,就再也未回去过,与他关系并不亲近的父亲去世,他没有回,他所依赖并深爱的母亲去世,他也没有回,只是在寺庙抄写经书悼念母亲。所谓故乡与故居,有时候是一个人的伤心之地,哪怕超凡如弘一法师,也无法心无旁骛地再度踏上故土。

弘一法师在他的居所里,主要做三件事情,一是抄经,抄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《阿弥陀经》《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》等;二是写信,给师友写、给学生写、给日本妻子写;三是写毛笔字,写好的字,遇到有前来拜访的人,随手就送了。我时常想,弘一法师其实是并不孤独的,当然他也不忙碌,他只是一个把居住之地利用良好的人,房间对他来说如同洞穴,打开房门,他要面对滚滚红尘,关上房门,他拥有一个独享的宇宙。

什么时候,才能达到弘一法师境界十之一二呢?我在家里,时常心浮气躁,想要出去,有多远走多远,可刚离开家到河边散步一两个小时,就累得急急忙忙要回来,窝在书房里发呆。下次去天津,一定要去李叔同故居看看,多呆几个小时,在他的精神原乡,多感受一下这位高僧的人生出发之地,或许有了这个经历之后,能更好地让自己沉静下来。

70岁“扫地僧”的逆袭之路

绿茶

《三联生活周刊》公众号前几天发表了一篇文章,说的是一位名字叫田永晖的“小提琴爷爷”在抖音直播的故事,他的乐观、豁达和浪漫,以及贯穿一生的特立独行和坚强有劲的行动能力,让我深深触动。

田永晖老人之所以让人钦佩,因为他让人看到,一位70岁的老人,怎么把自己不熟悉的事情,一步一步做成。他自己制造直播车,从一号车开始,做到第九号车,每一号车都进行了技术迭代,空调、取暖、旋转,满足了我们对技术达人的各种想象。我很好奇他如何在“不识谱、不懂音乐”的情况下而实现无师自通。他用了50年前学钳工时的“笨办法”——先把歌自己哼出来,然后在空弦上找音,找准位置,一遍遍拉,牢牢记住,然后再找下一个音。一整句都找准了,整理成一句,再找下一句。不看谱,不调弦,全靠肌肉记忆来定位。

田永晖老人说,自己就是个聊天博主,为了好玩儿,过把瘾。我很想去直播间看看田永晖老人拉小提琴,可惜如今熬不了夜。田永晖老人通常凌晨一两点才开播,播到3点,甚至4点。

直播间开通两年多来,田永晖老人感觉自己变化很大,整个人很有精神头,好像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人生。在直播间和年轻人互动,很多大学生让爷爷早点休息,他则反过来告诉他们,上学重要,快去睡觉。

“爷爷你会拉天长地久吗”“爷爷您每天都播吗”“早点回家吧爷爷”……通过弹幕上的这些留言,不难看到,田永晖老人的粉丝,很多是年轻人,这样的隔代交流,其实在现实生活里比较难实现,而田永晖老人的直播,不但打开了自己的情感世界,也让无数年轻人更愿意敞开心扉。由衷觉得网络平台足可以释放出人与人之间的诸多善意。

田永晖老人在直播间里的表现,让人看到热爱与专注的力量。他的世界,不仅是诗意的,而且是充实的,这并不在于他的技艺有多惊人,而在于身上拥有一技之长,除了可以提供一定的谋生作用外,更多的用处是,可以调剂自己的精神生活与现实生活。

活。

田永晖老人带来的启发,是让人感受到了专注的能量,在这样一个注意力分散的时代,以及各种娱乐让人一不小心就虚度光阴的时代,他用自己的专注,把所谓的“不可能”变成了“可能”。他其实是在用笨功夫,去追求并实现一种境界,这一境界最后有多高并不重要,乐趣与收获,其实都在追求的过程中。

这些年,像田永晖这样的“夕阳网红”还有不少。在我看来,这些“夕阳网红”都在践行“从心所欲,不逾矩”这一人生的高境界。尤其是小提琴爷爷田永晖借由直播分享他的音乐与生活,更是“从心所欲”表现出来的浪漫。



张朝曦作

坐车坐的是一种心情

介子平

忙时虽累,却也充实;闲时虽爽,时而心慌。披星戴月的下班途中,坐在公交车上翻看几条八卦,解乏且惬意。加着几个古董商的微信不肯删除,就是想捕捉造假程度又升级到了哪个阶段,看八卦的功用,大致也如此。吃了睡,睡了吃,中间玩手机,现代人与手机的关系,如同主仆,偶有反问,谁是主人。

有时还会遇到久而不见的素交熟人,从共同的友人聊到热点局势,最后还是落在了八卦。倾听者也需要倾诉,所以不积累些素材,真就无法应对社交。白头如新,倾盖如故,然熟人下车后,还是记不起对方的名字。一见面便打问你谋生手段、老婆孩子状况者,本质上是在计算对你的

尊重程度,以及是否具有潜在的利用价值。同志为友,根本谈不上,路过之人其实也是路人,遇见是意外,遇不见也是,正如盛不盛开,花都是花,遇见遇不见,你还是你,人生的意义,止于人生。

当一种行为进入生活路径,便会被成为习惯。几十年来,相同的线路,相同的时段,一堆人拥挤上车,一堆人鱼贯下车,奔赴各自的命途,车辆如流,马不停蹄,逝者如斯夫。我则从看书报,改为看手机,从给人让座,变得人给让座,人的相貌,是个变形的过程,即便强打精神,难掩迟缓步伐。

陪你走过一段短暂而美好时光者,未必是人,或是一辆公交车。路

途的个把钟头,夏暑难耐,冬寒难御,却非垃圾时间。雨珠在车窗上横行,晚风有时也停泊于此,隔窗望去,残灯闪烁,四下寂寥。少不经事,胸中茫然无成竹,却极易产生诗意,虽说诗歌是种赚不到钱的文体,却能慰藉心灵。独抒性灵,不拘格套,非从自己胸臆流出,不肯下笔。坐车坐的是一种心情,为情造文,而非为文造情。到了混吃混喝被照顾的年纪,不再酒后抒情,也就匮乏了盎然的诗意,热情耗尽,惟余疲乏与冷淡。

日常生活无非是些琐事,在时空范围内微不足道。回顾既往,让人时有追忆者,恰是这些微不足道的琐事。日影交错,草木葱茏,记得这花香,便对得起这时光。

连载



■山西人民出版社

27

李骏虎著

《文明叶脉——中华文化版图中的山西》节选

相萧何上朝干脆只能坐牛车,突然看到这样一座突兀华丽的宫殿,难怪刘邦要发火。

萧何对曰:“天下方未定,故可因以就宫室。且夫天子以四海为家,非壮丽无以重威,且无后世有以加也!”他提醒刘邦,其他的都可以将

就,但是天子没有一座壮丽的宫殿,怎么能体现出统御天下的威严呢?再说了,一次性建好,省得后世子孙重

复建设,这样的百年大计是

有必要做的。

刘邦也就不好说什么了。其实,无论未央宫外表多么富丽堂皇,不过都是土木建筑而已,把一座龙首山削成楼梯形的三个大台阶,剥开的土方夯筑成宫墙,材料上是非常的俭省的。那些巨大的空心砖和汉瓦也都是黄土烧制,若非就地取材,宫墙周长8800米,建筑面积5平方千米的规模巨大的宫室是不可能在两年内完工还要“精装修”的。虽然遗址上曾经有过村落居住,那些遗落在草丛中的柱石却显示了当时人力物力的简约。这些支撑宫殿巨大木柱的石墩,并没有像后世一样被削成规则的方形或圆鼓形,并

雕龙画凤,而是简单地打磨出一个平面来,能够保证木柱的平稳就行,其他部分依然保持着一块青石的原始样貌。

和后来设计成四四方方的唐长安城不同,汉长安城没有经过规划,受秦都咸阳的布局和渭水的制约,逐渐形成了一个曲曲折折的“北斗”形状。自汉高祖五年(公元前202)宗庙建成正式定都,至汉平帝初始元年(8)王莽篡汉,西汉王朝在此定都210年之久。王莽的新朝又以汉长安城为都13年。光武中兴之后,未央宫被赤眉军烧毁,刘秀定都洛阳,是为东汉。东汉末年汉室衰微,献帝被董卓挟持烧掉东都洛阳又迁回汉长安城。魏晋南北朝时,晋愍帝曾定都汉长安城5年,之后前赵、前秦、后秦、西魏、北周都曾在此建都,或10年,或二三十年不等。

佛教就是西汉晚期先传入中国,然后经中国传入朝鲜和日本,从而改变了东方文化的格局,完成了一次世界历史上重要的文化交流和信仰对接。

正是古“丝绸之路”的开辟,使中华文明远播海外,华夏民族也被以强大的国号“汉”所代称,从那个时候起,我们开始被称作汉人,华族也成为了汉族。就是这样,一个强大的文明成为民族的符号。如今美国的“唐人街”同样见证了我们历史上另一个世界高峰的存在。

汉虽强大,两汉的帝王却多数反对奢靡。项羽攻入秦都咸阳后,火烧宫阙,大火三月不绝,几乎所有的宫殿都化为焦土,只有兴乐宫侥幸仅存。刘邦带领群臣在栎阳暂住,等待丞相萧何整理修补兴乐宫,然后草草住进来,改兴乐宫为长乐宫。安顿下来后,萧何在章台宫的废墟上主持兴建未央宫,任用“秦之旧匠”阳成延为将作少府,修建宫室宗庙,两年后交工。未央宫建在长安城地势最高的龙首原上,地势高峻,显得特别的雄伟,刘邦平叛回来,征尘未洗,萧何请他来验看,汉高祖被未央宫的宏伟壮丽惊呆了,等到终于把张大的嘴巴合上,他龙颜震怒,不顾百官群臣在侧,厉声斥责丞相萧何,一点面子也不给:“天下匈匈,苦战数岁,成败未可知,是何治宫室过度也?”——国家还不太平,老百姓的吃穿问题还解决不了,我这江山还没有坐稳当,你怎么可以修造这样极度奢华的宫殿!

的确,连年征战之后,西汉初年的民生凋敝到不可想象,高祖刘邦出巡想找4匹颜色一样的马来拉车都没有,丞

随笔